

〈沒有名字的人〉

後來，你很少再說話，看到他們的時候，也是靜謐地低下頭，默默地放下一兩百元，遠離急促的呼吸聲。腳步迅疾地通過地下道，任何語言都顯得太多，你們都是人，只有那麼一點的不同。

最大的差別在你有名字，而他們沒有。

大學時代，每日回到家，睡眼惺忪地點起夜燈的時候，份外容易想起在第一廣場前的這群人，有些在意，他們飽受負評、面無表情，偶爾你可以看見他們在便利商店前不住點頭，索取發票，你也曾若無其事地穿過他們，從某種詭譎的氛圍中逃離，養成習慣後，就忽然覺得，那一切再正常不過。

你記憶中的第一廣場，充滿著外勞和街友，但那裡離火車站近，這種時刻便會特別尷尬，並不想要刻意靠近，但他們就在你的生活圈子中，你毫無選擇地得接近他們，持續地選擇看不見，原因大抵也只有自己也不明白的排斥與抗拒，明知道不對，不該如此。但一如走入了只容一人旋身的窄仄廁所，四周燈光黯淡，隱約地有某種悶悶的感覺在胸口，一直往喉頭湧去，酸味逐漸在嘴裡蔓延，卻又無法嘔出。

第一廣場附近有許多沒有名字的人。

這是你的第一印象，持續數年不變，一切彷彿日晷般，早有律則，一切源發於你的想像，由不得你自己。印象很深，有天大雨，你快步穿過斑馬線，沿著佈滿廉價旅館的道路快走，空氣一片白茫茫，霉爛的氣息嗆入鼻腔，無意間你瞥見一個枯槁的老人躺臥在街邊，蜷縮進半濕的被褥，你對上他的眼神，腳步不自覺地停下，只有幾秒，他便垂下頭，彷彿從來也沒有搭理過你，你也默契地繞過他繼續直走，搭上公車時，你覺得回家的路實在有夠長，有夠曲折，雨水擊在傘上卻隱隱作痛。

那天睡前，你鑽入被中，將自己的四肢盡量蜷縮，彷彿把自己固定在一個安身之所，直至有天，你成為他們的時候，彷彿，漸漸地開始有點同理。一整片水泥砌成的灰色街道都是你的家。那其實是你心理輔導研究所中，所做的一個民俗誌的研究，你不僅只想要以研究的角度接近，那太具有系統觀，太過於冷漠，比起研究本身，你心底其實更想實地體驗他們的感受，身為一個準心理師，你知道唯有如此，你才能夠真正地深度同理他們。

於是你在一個星期的時間內，你不帶任何一點零錢，只帶一件睡袋、一條毛巾、一塊肥皂。當然還包括你的錄音筆，在街道上找個地方就睡，見到他們就盡可能地聊，但事實上這些都還是太多。你不可能真的成為他們，但總可以試著離他們再近一點。一直到現在，你仍然常想起那日你所見到的老街友，而後來你再也沒看過他。

台中街友的歷史，可溯及三四十年前，由於未曾做過他們的身份界定普查，一直很難統計所有的人數，他們在巷弄間生存、棲宿，多半擁有錯綜複雜的背景，彼此高度聚集，自成勢力。

一開始，你以為他們都難以和你談話，也確實有些難。但慢慢地你抓到一些竅門，就像是你一慣常做的諮商歷程，使用你熟稔的技術做免費的晤談，不問彼此過去，只做出情感反映，真誠一致，比如說：「我知道這一切都很難。」在戲劇性和荒謬性中，有一些故事很快地會從被褥中鑽出，尖銳地戳中你的眼睛。

K是你第一個認識的街友，對他最好的治療是你什麼也不說地專注傾聽，他其實很樂意你聽他的故事，K是沒有名字的人之一，他的名字已經在幾年前被賣出，配偶欄也填上不知名的外籍新娘，紀錄上結婚離婚多次，那個身份早不再屬於他，當初名字被交易出去時，有人給了他一筆高額的錢。

乍聞這個消息，你十分震驚，很快聯想到人頭戶、空頭支票、詐騙集團這些詞彙，隱約地你覺得，事實也許和想像的相去不遠，想更進一步地詢問時。K跳開了話題，開始談他的家人，他是個老兵出身，本來住在潭子附近的一處眷村中，雖不富有，但也還過得去，有一個兒子，輕度弱智，後來花了大筆錢，幫兒子討了一門越南親事，傳宗接代。誰知道沒幾個月，媳婦便跑的不見蹤影。兒子吵著要去找媳婦，他怎麼安撫都不是。

你聽著K喃喃地說，忽然安靜了下來，他問你：「如果是你，你會怎麼做。」K蒼老的臉容，和你第一次碰見的那位老街友重合，支吾其詞，你用了一些你會想辦法面對，遇到這樣的情況一定很不知所措的詞彙搪塞過去。K閃過一絲難過，他沒有細膩地覺察到你的舉足失措，卻自顧自地說他的故事，有時停頓，你便給予回應，看似相安無事地把話題延續下去，直到你們都有點腹疼，明明是餓了，卻是鼓脹的感覺。但K沒發現，你也不好意思提，直到很晚了，K才有點羞赧又略為抱歉地說，去買便利商店的關東煮吧，年輕人，別餓著肚子，他老了，倒無所謂，他從關東煮的紙碗撈出一把油膩的零錢，塞到你手裡。

你堅持不要，推回去，好久才商議好，那你去買，兩人份。

街燈下撒了一層薄灰，走近公車站前的7-11，你回頭看了K，他低頭沉思，眼角的皺紋彷彿結起一片乾涸的眼屎，K的日子一直都是這樣過的嗎？你深吸一口氣，遠遠看著，就只是看著K，好一會兒才進超商，日光燈和冷氣讓你打了哆嗦。你還在思忖該挑什麼的時候，店員以鄙夷的眼光斜了你一眼，隨即忽略你。突然你很想快點離開。

你發覺自己用多麼愚蠢的角度去忖度這個世界。回到K身邊，你從他的眼睛中，隱約讀到一點無奈，彷彿察覺到你的情緒般，他對你點點頭，咧嘴一笑，說：「吃吧」。

在街頭度過的第一個晚上，說也奇怪，用睡袋裹著自己的身體，無法洗浴，久了也習慣一身大汗的臭味，因陋就簡。生活不若自己所想像的如此艱難，卻也不輕易，你找了張報紙，鋪在睡袋周圍，胡亂地將就睡著，朦朧中老被喧嘩聲吵醒，紅色、黃色的光線交閃而過，也不知道是車燈還是街燈。你夢見K的故事後續，然則，K只是一個模糊的樣貌，你隱約地覺得，大多數的街友都和K有著類似的背景，即使是截然不同的故事，在某些層面上仍然相仿，都不存在著一個名字，他們彼此用代號稱謂，但終究只是一個稱謂，對你而言，名字代表的並僅只

是一個人，同時還具有關於這個名字背後的脈絡，可能關於一個家族、一個關係網絡，將名字出售的同時，是否也意味著，同時在某種意義上，將那些在你想來錯綜複雜的網絡硬生生地揪扯斷開。

在我們的社會系統中，對於街友並沒有一個妥善的照顧機制，街友甚或是比較友善的稱呼了，大多數的人叫他們「遊民」，仔細辨析其意，便可以察覺，這是充滿著多麼歧視與污辱，但又不帶髒字的詞彙。游手好閒、無所事事，作為社會底層人物的一種共通性的稱謂。

沒有人願意去理解這些街友，缺乏照顧，只一味的驅趕，或者是放任，即使得到關切，給予他們基本的工作需求，畢竟也只是少數。他們彷彿是一群不屬於我們國家的公民，無法享有身而為人所能擁有的基本權利，作為一個助人工作者，你多麼清楚，這些人理應給予怎樣的處置，而不應是再將他們標籤化，在既有的刻板印象上繼續深化這個印象，邊緣化他們。

K在隔天早晨，便消失無蹤。醒來時你不見他，也不知道該如何去尋找他，只能在四處到處晃蕩，後來在車站前你和幾名從業中的街友交談，台中市區的街友約兩百多人，但僅有十多位妥善受到幫助。好不容易你才從他們的三言兩語中稍微釐清出一些梗概。

這幾年，許多街友為了解決生計的壓力，部份幸運的，能夠在台中車站前的商店進行工作，和在地的產業結合，販售一些小吃與名產，而一些不是那麼幸運的街友，他們有的售出自己的名字，成為沒有名字的人。這並非是一個罕見的現象，反而多見。多半這些「名字」會登記在案為某位外籍配偶的「丈夫」。

你的心裡聽到此處大起大落，起的是，事實上在這個議題底下，你所長大的這個城市，還有人願意去做一些事情，讓這些街友至少能獲溫飽，但令你驚懼的是，原來「假結婚，真實淫」這樣的實例，其實一直出現在你的生活周遭，而你未曾正眼去注意這些。

你還沒有來得及告訴K你的名字，所以也不知道他的本名。如果沒有人記得他，那至少你要記得。

人的記憶相當不牢靠，遺忘比記住要簡單太多。眼前的事情，過不久就會遺忘，就算記得，那些印象久了，也會經過扭曲、變造，和事實總有落差。你有一些惴惴不安，突然想起在台北龍山寺的那些街友，高壓水柱刷洗他們的時候，他們無法躲閃，更無法與之抗衡。

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你再沒有在火車站附近看過K。這幾天，一直待在K離去的地方等，直到真的該走了，K始終避不見面，彷彿是一滴雨水，滴入綠川西街的大水溝裡，和原有的川流合一。你想，也許他匿於街角的某一處，他會想取回自己的名字嗎？

你很清楚，城市裡很多人致力於提供給街友們協助，無論是提供膳食，創造就業，更甚者，提供了住宿。

但沒有人重新給他們名字。

無論什麼原因需要以街為家，他們背後必然擁有屬於他們的故事，我們選擇

性地注意了他們最迫切的需求，但你越發覺得，他們需要的，其實不只這些，得到物質上的飽足，但他們的心仍滿佈裂紋，一如龜裂的水泥馬路。他們多半敏銳易感。

你需要有一個名字，那代表了你自己，更代表了，屬於自己的獨特性，你是獨立自主的一個人格。無論是為了什麼，當人失去了他的名字時，也同時失去自己，面目模糊，再難以辨識。

物質上的協助在幾年來，已逐漸有了成效，那接下來，是不是我們可以多懂他們一些呢？去傾聽他們的生命故事。

後來，你心裡暗自下了一個決定。

如果有機會再次見到K，你一定會稱呼他的名字，認真地，咬字清楚。一個字一個字把他的名字給唸出來。你始終相信，總有一天，所有的街友都會重新擁有他們的名字。

自那一刻起，他們就真的是你的朋友了。

